



# 清清凌水 浓浓“古”味 悠悠乡情

## ——我市作家王向新小说集《凌水流出的故事》创作谈

□ 王向新

写小说是我做梦都想而不敢写的一大难事,出小说集更是从没想到,也许是文化水平低的缘故吧。

读了四年初中,实际上还读不满初二二年级就遭遇文革,那点文化水平,让我在小说创作之门前望而却步。然而,苦难的童年、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写小说的梦又每每在催促我,写吧!回到故乡——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良江镇良江街,站在那寒暑泉边,看那清澈见底的凌水不停流淌,家乡的许多人和事也在大脑里不停回放,爱好文学的街坊兄弟也都在鼓励我,写吧!

41岁是我人生的拐点:41岁前,作为“出身不好的子女”在文艺舞台上乐中受苦;41岁后,作为基层政府官员在乡下苦中品乐。跨过41岁,我从乡下到政府机关单位谋事,很多人和事贮存在我的脑海里,伴着我的人生经历,不停地撞击我想写小说的神经。2006年调进文联,2007年开始坐在负责内刊执行副主编的位子上,一干就是8年,从《兴宾风采》的创刊到《红水河》的更名,每一期的稿子都得看上几遍,看了别人写的,自己那想写小说的心也跟着动了起来。再有,就是幸运地接触、走近了在文坛上已卓有成就的两位名作家:韦编联老师和黄汝迪老师。在我眼里,两位老师都属于文学大师级的人物:前者是我在文艺舞台上的老领导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《三月三》杂志副总编辑;后者是教育界的高级讲师和特级教师、广西作协会员,以及在电影电视剧剧本创作上多次获奖的文坛名家。尔后,我在报上发的一篇散文,又得到市作协领导的多次肯定和鼓励,这种接触和鼓励的力量是无形的。加上多次拜读他们的文学作品,多次聆听他们关于小说创作的讲座,与这些名家泡在一起,这种“近朱者赤”的感染,让我进一步萌发了要写小说的冲动,就是这种冲动,把我牵上了写小说这条路,又想尝试去走的路。

2012年底,我写出了人生第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,我不敢妄称它为小说,是时任来宾市文联内刊编辑室的侯建军主任,把这篇文章作为小说发表了。于是乎,我开始从写舞台文艺作品、写散文、写通讯、写民歌转为写小说,这个转变尽管来得太迟了点,但是我已经从望而却步变成跃跃欲试。

一年前,刚读过我两篇文章的黄汝迪老师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了这么一句话:“老弟啊,你一定要出一本小说集,不出就太可惜了!”老领导刘顺志也多次鼓励我要出一本书。出书对我来说是件兴奋又诱人的大事。经过努力,在小说创作的路上,我一步一步走过来了,尽管步子迈得有点艰难,我还是老牛爬坡奋力蹬腿,用了两年的时间,写出了25万字的中短篇小说。说它是文章,那我还不敢相信这堆文字是小说,我还得请我在文学创作路上的老师给我把脉。此时,又是两位上了年纪的老师向我伸出了援手:已是84岁高龄的韦编联老师,为我的小说集封面亲笔题写书名,还用钢笔认真地易其稿为我的小说集写序,每一次修改,都是手抄。这么冷的天,真难为他了;黄汝迪老师也是近80岁高龄,寒风冷雨来到来宾接我的文稿,他说回去后要认真看。就在拿回稿子的第二天,黄老师早就给我打电话,一看时间,才7点30分。电话一打就是近20分钟,全是在那边给我谈他看完第一篇稿子的感受,把好的讲了一大堆,然后把存在的不足给我点了一下。他所指出的不足,都让我茅塞顿开。黄老师本来计划花1到2个月时间把稿子慢慢看完的,谁知道,不到10天时间就看完了,几乎是一天看一篇,从他每天早上7点30分的来电中,就知道他看的稿子不光是白天在看,夜深了还在看;不是走马观花地看,而是字斟句酌地看,从他的点评中不难看出,大到时代背景,小到用字含义,甚至标点符号,都细细道来。每次接完他的电话,我都有一种“千金难得一师”的感觉。这两位老师为我这本书付出了许多汗水,我由衷地感谢他们。

这本中短篇小说集,写的题材几乎都是以发生在家乡的往事为背景,在收集这些往事时,得到已故的街坊长者陈兴瑜老先生为我讲述;街坊兄弟张鸿昌、何定全、黄贵兴和晚辈韦富强等不厌其烦地为我提供故事素材;擅长古诗词的定全兄,更是多次与我小说中的人物、故事和方言共同探讨。没有他们的热心帮助和支持,我是写不出这本小说集的。借此机会,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!

小说集即将付印出版,内心有点忐忑不安。黄汝迪老师在每篇文章结束后的评语,让我出乎意料:

“浓浓的‘古’味,时代变迁的大题材,故事演绎得曲折而引人入胜,语言流畅,颇有一气呵成之势,小说确实‘抓人’。”

“这篇小说硬是几次把看电视和闲聊的我拉回来,非抓紧读完不可,你说,这不是作品的‘魅力’是什么?写得非常饱满,曲折、动人!”

“把一代枭雄孟老二及群丑们写得活灵活现,人间真善美得以弘扬,与前几篇一样有‘魅力’。”

“故事真实,人物形象突出。问起40至50岁的人:文革是什么样的?绝大多数人知之甚少。小说讲阿翔的坎坷经历,让人们略知文革,进而对文革中普遍的荒诞和迫害的批判,并否定文革,有普遍的教育意义。小说许多地方写得精细,也有写得细而不精,精细当然好,细而不精更显现其具有原始资料,并非文学特意加工,更表现其真实性。”

“题目是凌水清清,末句‘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’发人深省。”

这些评语,就像小学六年级时,老师批改作文一样,让初学写小说的我深受鼓舞。本以为所写的本土方言、本土故事,是难以让这位“高级讲师、特级教师、名作家”看上眼的,特别是那些本土方言。哪知道,他给的评价确实让我受宠若惊。同时,也让我获益匪浅。

其实,我的那点初中二年级的文化水平,写成的小说,存在不足之处难以避免。老领导和老师都从关爱与鼓励的角度给我点拨,希望我在小说创作的路上继续走下去。在此,再次谢谢他们。

这本小说集,土话过多,会给读者带来阅读疲劳。我曾经把它改为普通话语,但一读起来,觉得这不像自己家乡的人和事,也不像自己要写的东西,无奈,仍用家乡用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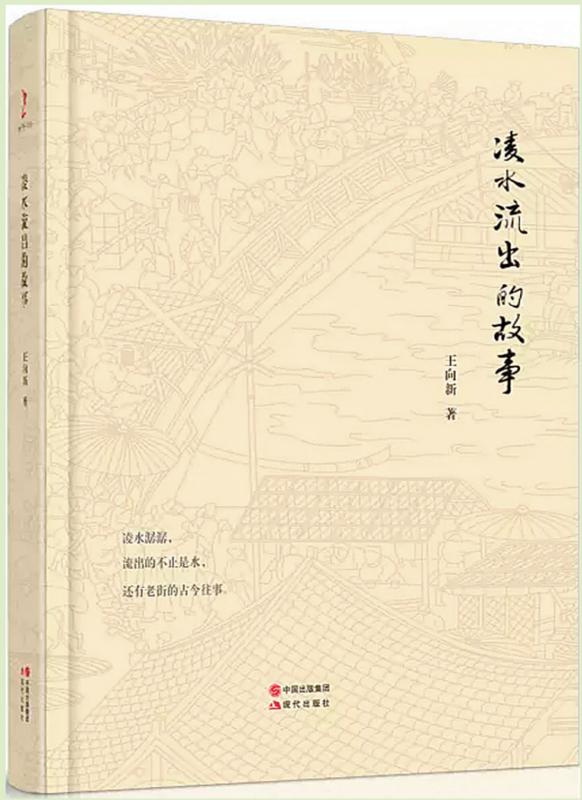
但愿这本《凌水流出的故事》能给家乡人带去一些回忆,也给外地读者对我的家乡略知一二。

如此,足矣。



### 个人简介

王向新 曾用名阿向,壮族,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于广西来宾县(现为兴宾区)良江镇良江街。曾在公社农具厂、乡文化站工作;上世纪90年代进入干部队伍,先后在乡镇党委、人大、兴宾区文化局、兴宾区文联工作;一九八五年七月在《广西文学》发表第一篇民歌作品后,在自治区、市、县级报纸和文艺刊物陆续发表散文、诗歌、戏曲作品,2012年开始写小说。系广西戏剧家协会会员、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来宾市第三届作协理事、来宾市第三届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;来宾市山歌学会副会长,兴宾区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。



### 《凌水流出的故事》

作者:王向新  
出版社:现代出版社  
出版时间:2016-8

### 内容简介

这是一部以叙说家乡风土人情、民俗世事为主的小说集。因为,家乡的人喜欢讲“古”和听“古”。所以家乡的水,家乡的戏,家乡的土话,家乡的人和事,成了作者笔下追叙的“古仔”。家乡那一池清清凌水,以它冬暖夏凉的独特水温,养育着这一方人,因而也就有了这一方人独特的语言,也就有了作者写的这本小说集《凌水流出的故事》。

## 《凌水流出的故事》序

□ 韦编联

我和向新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相识了。那时我是来宾县文教部门的领导,向新是个小铁匠,良江业余文艺队的骨干,活跃在文艺舞台上。良江业余文艺队办得比较好,每年都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演,县里也曾邀请他们来参加会议演出。上世纪70年代末,我调到柳州地区文化局,我们就没有机会见面了。我意想不到的,这个小铁匠后来当上了乡镇的主要领导,又到县文化局和文联工作。他喜爱文学艺术,凭着他的刻苦学习和聪明才智,又掌握比较多的生活素材,对舞台的熟悉,业余时间沉浸于戏剧文学创作,成为兴宾区文学剧本写作高手之一,作品经常搬上舞台,在刊物发表,还多次获得自治区和来宾市的各种奖项。

向新开始写小说,是几年前的事。短时间就写出这么多的作品,现在要出小说集,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。这种对文学的执着和不断追求、不断探索的精神,难能可贵,值得赞赏。

向新的这本小说集,写的基本都是他的故乡良江的故事。在文学史上,写故乡题材小说的作家很多,因为故乡的记忆最深刻,最难忘。

良江镇在清代顺治元年已经有了乡级建制。街的北面有个凌水,清澈见底,长年涌流不断,冬暖夏凉,所以称“凉江”,后来叫“良江”,取为街名乡名。这凌水出产一种小鱼叫“木头鱼”,最为奇特,清代成为给朝廷的贡品而遐迩闻名。这种小鱼每一条腹内都有一活虾,剖鱼而虾出,尚能活蹦乱跳。

良江乡境内有两口凌水,三条河流,但是相当多的村庄地势高,河水灌溉不上,常年干旱,在新中国成立后水利资源开发之前,是当时来宾县三个最干旱的地区之一(两江一湾:良江、迁江、大湾)。就像这种自然环境差别巨大,经济水平不平衡的状况,良江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精英,也出现过反面人物。宋代的权贵,是来宾历史上“进士第一人”,官至江西副史。在当代,武界有韦德权,人民解放军的正师级干部,曾任柳州军分区司令员;文化界有教育家文可义,任自治区人民政府督学。反面人物有蒙志仁,初当土匪,后成绿林好汉,因投靠李宗仁、白崇禧,从营长升为支队司令,军衔少将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,蒙志仁配合白崇禧企图盘踞广西,阻止人民解放军入桂,任国民党柳州警备区副司令兼(宾)、(象)、(州)、(迁)、(江)、(武)、(宣)联防指挥官,疯狂围剿我党游击队。人民解放军解放来宾时,蒙志仁投降,将其部属撤到农村,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暴动,杀害干部群众,企图推翻新生人民政权。剿匪中被人民解放军抓获,解押南宁枪决。良江是个老圩镇,当然也有流氓烂仔、小混混等各种各样的人物。

我看得出来,故乡的人和事,在向新写小说的时候,自然进入他的构思,活跃在他的笔端之下。

我们写小说要塑造社会精英的形象,向读者提供正能量。向新注意到了这一点。但这不是唯一的,还要给小说人物画廊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,给读者分清美与丑、善与恶,这也是有文学意义的。1986年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“全国民族文学创作理论讨论会”上的发言中,讲了一个观点:“‘写什么’固然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‘怎样写’,用什么观点观察生活。”我这个发言的摘要,以头条位置发表在《民族文学》1986年7月号上。

人物形象的塑造,是写小说首先要关心的问题,这是由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审美规范所决定的。

写一篇小说,要塑造人物,首先要选好角度:有人生角度、政治角度、思想角度。这样划分是说有所侧重,其实三者是分不开的。向新的小说多是从人生角度来着笔的。要注意的是:如果政治淡薄,就会削弱人物的社会性,整个作品的视野就不开阔;如果思想淡薄,就不可能塑造出摇曳多姿的人物形象,人物形象就会单调,缺乏立体感。

其次是要设计好人物关系和人物活动的自然环境。有一次,我在一个文学创作讲习班讲课,提问时间有一位学员向我提到:“韦老师,请你讲一讲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的规律性。”我说:“小说塑造人物,是通过人物与环境发生关系,他的所行、所言、所想去塑造的,于是就有小说的行为描写和语言描写、思想描写这些手法。所谓环境,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。社会环境即人与人的关系;自然环境,即大山大川、风雨雷电等等。写人物与环境发生关系,他的思想性格就会自然而然显示出来了。这个规律,古今中外的小说,概莫能外。只有这样,才能震撼人物的思想感情,人物的思想性格才能自然迸发,形象才生动、丰满。”不少初学者不谙此中三昧,忽视典型环境,孤立静止地去写人物,结果写出来的作品像一棵枯秃秃的树,没有枝叶,没有生气,干巴巴的,人物自然就站不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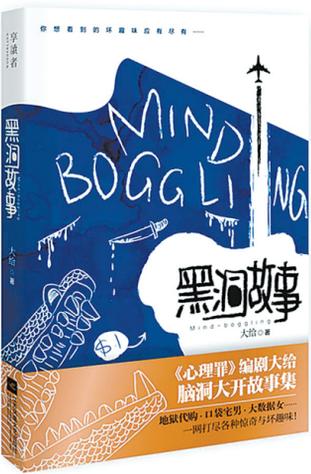
向新从写剧本到写小说,是个很大的跨越。剧本和小说,虽有相通之处,但两者从思维到表现形式,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两种艺术。戏剧有舞台的限制,小说则完全没有这种限制,可以表现更复杂的生活情节;戏剧有演员的表演,有舞美、音乐的配合,而小说是语言艺术,完全是靠语言来表现的;两者都矛盾冲突,但是小说写矛盾冲突,不能太戏剧化,否则就会给人感到虚假不可信。因此,小说的叙述要从容,更讲究内涵,有“意象”。

根据我个人的体会,在各种文学形式中,写小说,特别是写中、长篇小说,是最复杂、最艰难的艺术活动。既要塑造众多有性格的人物,又要通过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和人物关系,构成吸引人的故事,还要语言的准确、形象、生动和性格化,这些都要求作者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语言修养,有不畏艰苦、不怕麻烦的精神。

向新是初学写小说,因此对他要求太高是不现实的,不必要的。我相信,向新有这个基础和良好开端,只要他继续学习和实践,是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的,我期待着。

1986年我到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“全国民族文学创作理论讨论会”时,我的老师、著名作家玛拉沁夫和我个别谈话时曾教诲:“一个作家不但要懂得自己有了什么,还要懂得自己缺少什么。”这句话使我受益匪浅,终生难忘。我现在把这句话转赠向新,以资共勉。

2016年1月12日于红水河之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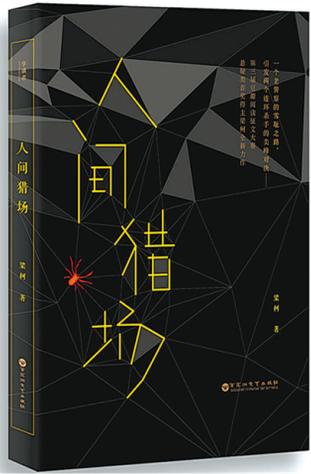


### 《黑洞故事》

作者:大给  
出版社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年:2017-11

### 内容简介

作者大给脑洞大开故事集,精选大给22个高人气、风格不一的脑洞大开故事,既有近未来的科技幻想,也有生活气息十足的都市传说;既有黑色幽默的犯罪悬疑,也有二次元风格的喜剧……每一个故事都很新奇,情节曲折,结尾更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反转,挑战你的脑回路。



### 《人间猎场》

作者:[德]梁柯  
出版社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出版年:2018-1

### 内容简介

一个老警察的雪耻之路,两个连环杀手的尖峰对决。潦倒失意的刑警老四因为卧底染上药物依赖。下周一,处理结果即将公布,面临身败名裂的他决定自杀。就在这时,河边有人发现一只断臂;市郊一个废弃的水库里,61具尸骸浮出水面。本市有史以来最大的连环杀人案案发。老四决定最后放手一搏:要么破案立功洗刷耻辱,要么找机会光荣殉职!但他没有想到,自己选中的是什么样的恶魔……



### 《个体崛起》

作者:陈立飞  
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  
出版年:2017-12

### 内容简介

《个体崛起》是一本写给未来“超级个体”的进阶指南。作者陈立飞靠转行金融在职场弯道超车,靠公众号写作变身职场大V,不仅开了写作课程,还走进了颜值+知识付费的直播间。有人说风口都让他赶上了,他说自己就是个个体崛起的标杆,每个有准备的人都值得被风口捧起。

